

呂氏春秋

十

□13
3482
10



門 13
號 3482
卷 10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四

不苟論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

雖欲尊貴不苟為也。不如禮曰

苟為也。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

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

所說。說猶敬也。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

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

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異故

其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禍。故亦異。異故子胥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四

昭41年12月20日
原安三郎
贈

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于生而惡於商。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千乘一國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

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恥。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而汝也。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奚。百里奚請

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矣。請有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

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下久謂避麗姬之亂。在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此術也。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以事。賢者以人。以人之德也。中以人。以人之財。賄之以力也。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財。賄之。謂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但得十也。故曰不若得一伯樂也。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四

善為

與伯樂同。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舜
 得皋陶而舜受之。授用也。湯得伊尹而有夏民。夏有
民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里
 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也。管子束縛在魯。桓公
 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
 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
 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其君公君
 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彊
 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
 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

焉。言欲得管仲親手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
鞞革也。以鞞膠其目。盛之以賜夷。置之車中。至
 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
 猥焉。火所以被除不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
政令。故以燿火被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為
爨。小事不用大牲。故以猥豚也。傳曰。鄭伯使
卒出假行。出大鷄。此之謂也。燿讀如權字。生
 與之如國。如至也。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
 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
 敢。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
 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
 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

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一作不知。修行不聞郢楚都也。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令孫叔敖隱也。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

莊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大自知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已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湯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正其過闕也。武王有戒慎之鞀。欲戒其鞀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捨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

24

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為崔杼所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
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為越所破。死於干。遂智伯為趙襄子所破。死於高梁之東。
 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為齊所滅。中山亂。男女之別。為魏所滅。
 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為秦所虜。趙括以軍降秦。坑其兵四十萬。
 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于馬陵。齊人盡殺之。
 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吉射也。一日智伯伐范氏而滅之。故曰亡也。
 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趨。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

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拚其耳也。
 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
 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謂任座可反耶。
 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

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
答敬也。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
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
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
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人臣亦
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
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
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亾者。而

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
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
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
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
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
爲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徒。則陶狐也。欲不與三賞中也。周內史興聞
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興周大夫也。奉使來賜文公命。聞之。昔者聖
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
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
會孫惠公之子也。夫公子連亾在魏。聞之。欲入。

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

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會孫靈公之子也。

於小主為從父昆弟也。

右主然守塞弗入。

右主然秦守塞也弗內公子連則

連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

內公子連則兩主矣勸之

使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

塞在安定將之北翟菌改

入之菌改亦守塞吏。

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令

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

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

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

自殺。雍秦都也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

重罪之。怨其不入已也德菌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已也監

突爭之曰不可。

監突秦大夫也

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

此則人臣爭入公公子矣此不便主。

如此則諸臣爭內公

公子亡公子得入則爭為君故於主不便也

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

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

而賜菌改官大夫。官大夫秦爵也

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

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

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

傳曰善有章雖賤賞

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此之謂也

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博志

五日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
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
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
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
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
也稽其行故見得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
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然功也
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其君賢名不立福利不及後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
刑傳日火中而寒暑退故日不能兩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

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
有覆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小也用智徧者無
遂功天之數也遂成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
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
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窻越皆布
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
墨翟也窻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
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
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
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日吾衰久矣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用志如

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
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
所學致無鬼神故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
厭。視之無倦。實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
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
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
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
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為師也。矢
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

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
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
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
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
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
者矣。幽通記曰。養由基。猿而猿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
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
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
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
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

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
以觀後世已。觀示也

賢當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

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節也治君

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也

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

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

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

窺見也衰絰陳而民知喪。竿瑟陳而民知樂。湯

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

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

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國人聞之也莊王見而問焉。

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

其友皆孝弟純謹良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

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

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

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

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

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

管子卷之二十一

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伯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曰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曰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亾奚待。志古也。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買狗。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

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四

終

蓋楚王亦不亦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五

似順論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

至短反長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天道也

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荆莊王莊王楚穆

有盈縮之數故曰天道也王之子也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

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

可伐也寧國楚臣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歛重也

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田常也。有國齊國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而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

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博則達道也。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陽簡子邑為治也。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陽所作壘壁培堙也。簡子不欲見故使尹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鐸平除之也。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譖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

鐸可賞也。孫明簡子臣孫無政却良也私惟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兼或作謙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歟。容說也况鐸爲賢人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亡之迹雖未至大賢尚足以蓋濁世專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世主之患欲之人也此相值也。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復過而惡聽諫。鄙恥於不知而矜大

於自用慢過惡諫固敗是世主之大病也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服愈人病故曰益。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爲蹇。蹇人壽也也言水漆相得。浮之則爲乾。乾燥金柔錫柔。合則彊而堅也。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火熾金流故爲淖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非其類也故曰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

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

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則以三隅

反小智聞十裁通其一故不可以為類也魯人有公孫悼者告人曰

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

治。治一作為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

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

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相一

持。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

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物也。

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

柔則銛。堅則折。劍折且銛焉。得為利劍。劍之情

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

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

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有所別也此忠臣之所

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

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

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射招者欲其中

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招厚藝也。中小謂剖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以中為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

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

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為氏應名

也。或作高。魁。宋大夫也。家匠家以生為室。今雖
臣也。撓弱曲也。故曰未可也。善後將必敗。家匠所謂直於辭而合事實者也。高陽應曰。緣子
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
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免於辭而後必敗。匠人其言不合事實者也。匠人
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
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騫綠耳
背日而西。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遲天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驥不能及故日在前矣。日固有不見也。智
固有所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
而然。聖人因而典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
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
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
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
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
時諸侯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
合已之符。已堯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
知其不為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
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

有餘也。冬不用簋。也。非愛簋也。清有餘也。清寒
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賢也。節乎已也。節已雖
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疆也。有
所乎通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外棄
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克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
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
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
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
人主謂俗主。又不能行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
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

守一道而萬物治理矣。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感感也。
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
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為人病也。唯執一者能解去道之塞不壅閉也。賢富顯嚴名
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故曰悖意悖亂也。容動色理
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不節所感人心者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為德累者也。智能去就
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難中所以窒塞道使不通者也。此
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
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分職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五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樂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其能疆能。以其為疆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況惑主乎。武王之佐五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蘓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

謂作

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謂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醑。歌舞鼓瑟吹竽。一作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拜謝也。樂已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

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

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

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鄴與岐周。而天下稱

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荆

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

石乞曰。患至矣。石乞曰。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

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

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出高庫之兵以賦

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

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膏。若梟之愛其子也。

鼻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
白公愛荆國之財而殺其身也
 衛靈公天寒鑿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越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陳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

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處方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悻辟。而長不簡悞矣。悻兒也。辟邪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為民利。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更相同異之分。賢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

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亂人。以今夫射者。

儀毫而失牆。儀望也。睎望毫毛之微而。畫者儀。

髮而易貌。畫者睎毫髮寫人貌。儀之於。言審本。

也。射必能中。畫必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身本。

審正。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

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為亂之君先小。

不聞身亂而國治也。故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

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擊處乎商而商滅。

處乎周而周王。向擊周之太史令也。紂不從其。

用其謀而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而擊之

王天下也。

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

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

善也。有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其本也者。定。

分之謂也。言其為君治理。齊令章子將。而與韓。

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拒之。拒一作應。軍相當。六月。

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魏督。

亦急。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

也。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

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

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有芻水旁。

追也。

者告齊侯者也。侯視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
 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
 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
 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
 出弋鞞偏綏。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綏
 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
 適之。適猶等也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猶選
 頃曰。鄉者鞞偏綏。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
 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庫令。詰讓也各避舍。故擅
 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

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
 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其
 不循規矩故也。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
 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為
 先王之所舍也。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上君也尊
 則恣恣則輕小物。小物凡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
 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
 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不能為之竭。亦盡節也人主之

情不能愛所非。方非罪之何能愛也。此上下大相失道也。

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饜而漂邑殺

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饜則潰。突洩漏穿决至於漂沒閭邑溺殺人民也。

一燥而焚宮燒積。龜突煙洩出則火濫矣。將失

一令而軍破身歿。教令不當為失失令不從士

故軍破敗將見擒獲而身歿也。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

笑。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國殘亡惡名著衛

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文子也。甯殖惠子也。鴻集于

圃。虞人以告。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圃。虞人主圃之官也。以告以鴻告也。公如

圃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也。來不擇

也。

皮寇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

衛人立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子黜復誤矣。按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太子蒯聩

之弟也是為悼公於獻公為魯孫也焉得立之乎。衛莊公立欲逐石圃

也。蒯聩在外圃不欲納之故立而逐之也。登

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

戎州也。戎州戎之邑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

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

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之子莊公之弟也。此小物

不審也。審慎也。人之情不廢於山。廢躓顛頓也。而廢於

埵。埵蟻封也。蟻封埵小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

人輕之故躓顛也。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罫之網。是三言也。吳起治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侯西河守。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表柱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僵也。長大。夫。上大夫也。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有實也。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僨表。表深植而不能僨。不得其所賞也。自是之後。民信

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五

呂氏春秋

卷之二十五

十三

呂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士容論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服

然不僂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

僂為之畏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畧叢

失其道也似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狼

志屬連於有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橫猶勇敢之士若此者

不可辱亦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

不可害也不以侈大即南面為君亦處義今日君民而欲

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四海之外而欲
節物事也行事甚高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目耳
細小之利不恃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目耳
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棄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
流俗可與大定於一世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
竭輕富貴德行尊理而蓋用巧衛尊重道理而
自榮甘貧賤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不訾毀敗人也難
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為物動唯義所此國士
之容也法容猶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
之狗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基年乃
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
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

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械也著
足曰桎著狗乃取鼠本作狗夫驥騫之氣鴻
手曰桎則取鼠矣夫驥騫之氣鴻
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
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
也不言之言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被
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
之畢而辭之辭遣也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
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
客所奔歛士所術施也士所奔歛客所術施也
術皆當作述列者誤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

無光。燭照也。偏半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長也。

也。眾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也。志必不

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王。好得厚也。歛也。惡

予。悵齋也。多藏厚。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

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美也。燔

以。燧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淳淳乎慎謹畏化。

而不肯自足。化。教也。常畏而奉。乾乾乎取舍不

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倦也。取舍不悅。常敬

散欲。唐尚敵年為史。史也。其故人謂唐尚願之。

唐尚明習天文宿度審。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

咎徵之。應故為願之也。

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

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一作伯陽。

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

也。解邯鄲圍也。尚與伯陽以伯陽邑資之也。

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為其

兄請。請於唐尚。唐尚曰。魏君死。吾將汝兄以代

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

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尚羞為史。不可信謂唐尚欲以

其兄代。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為君。雖有天下

何益。不能自遺。忘其貪欲之情。必故敗莫大於

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驚陋之人。從而賀

之。

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不肖不可子也。傳位予賢以子。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孫不肖予其國則滅亡。故曰反其實也。

務大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三王之佐。其名無

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俗主之

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

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

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

榮而愈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鸞爵爭善

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

得志貌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

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

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

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

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

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

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

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

小。言相也。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助也。然後皆得其

所樂。樂願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貶

其號。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

日君。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耳。王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

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為玉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

分為二。東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以

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用

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此所謂

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然仁義必安之本也故曰以

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

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位問瞻所行之義。

乎。信不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

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

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亡耳。被瞻言聽

道行。不死不亡。故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

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

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

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

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

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令善也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

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讀

如巧智之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

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

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千畝故曰皆有功業

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啓蟄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

國也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

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

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

女貿功以長生。貿易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

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

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會弁如星。娶妻。嫁女。饗祀。不酒醴聚眾。禮娶家。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眾也。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異姓之女。不出閭邑。而嫁。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出。猶指也。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疆畝也。賈不敢為異事。異。猶他也。

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繆。燒灰。不以時多。繆。時多。繆。縵。網。罟。罕。不敢出於門。罟。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攻。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摩也。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

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任地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窒為突乎。窒容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

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也。子能使吾

士靖而剛浴土乎。土當作土。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

乎。子能使藿夷草名淫乎。淫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

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成穀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

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子能

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

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

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藟瘠也。土有瘠

者欲急。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疆墻剛土也。故

也。故欲急和二者。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溼謂下

之中乃能殖穀。泉故欲燥燥謂高垠曠乾故欲溼上田棄畝。下

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

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蟻或作騰。食心曰螟。食葉曰蟻。交州謂蟻

為騰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也。是以六尺之

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耜六尺其亦廣

八寸古者以耕耕廣六尺為畝。耨柄尺。此其度

事則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稔禾不為稔。種
重禾不為重。晚種早熟為稔。早種晚熟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不當其時。故粟少也。食之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辨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埴壚地也。為其寡澤而
後枯。言上燥。溼也。必厚其鞞。為其唯厚而及。餒者。餒。或
選。蘇之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被其
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叅發。
大明小畝。為青魚肱。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
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

則虛。無動。稼根。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

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

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蓄實。其

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儼。仆也。

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修。修。長也。一時

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實也。不俱生而俱死。虛

稼先死。虛。根不實。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

不粟。不。不實。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不

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中適也。不知其田之際

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

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深。下得陰。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耨覆也。種必務其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也。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邀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行也。夫心中央。帥為冷風。夫決也。心於苗中央。帥率也。使冷風以搖長之也。夫或作使。

苗其弱也。欲孤。孤弱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長也。欲相與居。相依助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也。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粃不成粟也。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堯不欲專生而族居也。專獨肥而扶疏則多粃。根扇堯而專居則多死。潤其根故多枯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也。小者不收其粟。而收其麤。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壤深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薄土則蕃輻而不

發。墟。埴。實。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

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為之者人也。

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

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疏數之間也。此之謂耕道。是以

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稍小

鼠尾柔疏穢而穗大。穢禾穗果贏也。其粟圓而薄糠。圓

滿也薄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而食之彊。疆有勢力也。如此者

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

奪。稔米而不香。奪或作奮字。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

一作衡。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多秕而不滿。滿成

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

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如此如餽厭之餽。

者不飽。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葉藁長

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後糠。小米鉗

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

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

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益一作蒜。先時者大本而

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

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處辟米不得恃。
碎小也。恃或作待。定熟。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
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粟以均。後熟多榮。
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之菽。
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
蕃實。二七十四實也。大菽則圓。小麥則搏以芳。稱之重。
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英芒也。先時者必
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
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
而服薄糲。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

肌肌或肥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
未至。至或作上。肺動蚰蛆而多疾。肺動病心。其次半
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
得時之稼。與典昌失時之稼。約約青病也莖相若。稱
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
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一作以爲食。得時者忍饑。忍猶
能也能耐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
氣力也。章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
叡智。叡明也。四衛變彊。四衛四枝也。矧氣不入。身無苛
殃。苛病也。殃答。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